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四五三・集部・別集類

- 惜抱軒文集十六卷後集十卷 惜抱軒詩集十卷後集一卷 [清]姚 鼐撰……………一
- 尊聞居士集八卷遺稿一卷 [清]羅有高撰……………三二三
- 居易堂詩集五卷 [清]王曾翼撰……………四二七
- 香葉草堂詩存一卷 [清]羅 聘撰……………四五七
- 介亭文集六卷 介亭外集六卷 介亭詩鈔一卷 [清]江澹源撰……………四八三

嘉慶戊午鐫

惜抱軒文集

校閱門人姓氏

孫金相其章

伍光瑜孚筠

周 情禮田

談承基念堂

焦若鈺禾蔭

程有恆見斯

吳 剛子見

唐大沛體泉

吳翼元石倉

李際春竹香

校閱姓氏

惜惜
抱抱
軒軒
詩文
集集

〔清〕姚
鼐
撰

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嘉慶
三年刻增修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八〇毫米寬二六六毫米

惜抱軒文集目錄

桐城姚鼐姬傳

第一卷

論五首 議一首

第二卷

考三首

第三卷

序八首

第四卷

序二十三首

惜抱軒文集目錄

第五卷

跋尾題辭十六首

第六卷

書十六首

第七卷

贈序六首

第八卷

壽序十二首

第九卷

策問十首

第十卷

傳十一首

第十一卷

碑文三首 墓表七首

第十二卷

墓誌銘十首

第十三卷

墓誌銘二十一首

第十四卷

記二十四首

惜抱軒文集目錄

第十五卷

賦一首

第十六卷

祭文五首

論

范蠡論

范蠡之子殺人繫于楚蠡令其少子行千金於所善楚莊生救之其長子請行不許其後卒強以行於是莊生因爲入朝楚王而說之赦蠡長子問楚將赦謂弟固可活矣入莊生家復取金去莊生怒竟說楚王論殺其弟人以此稱蠡始不欲遣其長子爲知也自君子觀之蠡固未嘗知也比之蹇日比之匪人隨之震曰乎於嘉吉夫以匪人之比而望嘉孚之吉其可乎吾觀莊生非賢

惜抱軒文集一

一

者也其褊心與市井小人之爲慮無以異而蠡顧以其子之命委之烏得知方蠡子之進金莊生也如果不欲受御之可也既思終還之則雖爲取去奚嫌焉蓋生以爲救蠡之子而其家不見德則不足以爲名又忿已以力爲人而反爲人所易故雖當其厚友之託不顧而必以術殺其子噫抑甚矣邱成子過衛右宰穀臣饗之欲託以其帑而未言及穀臣死迎其妻子分宅而居之晉叔向繫獄祈奚乘駟見范宣子言而出之不見叔向而歸夫受人之事則死生不以變其志急人之難而非爲名高此固古賢人君子所爲而蠡乃以望於莊生及其

不得反以爲其長子致之何其謬也且蠡當日卽令遣其少子如楚而其子之囚於楚者亦必不可救何則長子生而貧則賤而貴財少子長而富則亦驕而輕士今使膏梁之子忽視貧士指麾而爲之用則雖子之厚利而不甘況以莊生之褊心多忌挾殘忍以報睚眦設以少年輕肆之氣乘之蠡之子不愈危哉嘗考范蠡之行當其相越所圖皆傾險之謀及越破吳吳危急而求成句踐欲許獨蠡不可而必亟斃之其意蓋亦忍矣夫涖頻之水鱣鮪不遊離靡之草虎豹不居旦暮之交君子弗與故必內行備而後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

惜抱軒文集一

二

后爲之謀則忠信而不私當其事則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貴擇交而蠡之所爲殘忍刻薄其事獨與莊生者相近宜其心賢之而欲倚以爲重也而豈知身受其禍也哉

伍子胥論

昔者嘗怪樂毅之於燕伍子胥之於吳皆以受任於先君之時及至嗣子棄之於是毅遂超然遠引而子胥乃戀戀不去終以諫死于吳若是之不同何也蓋古所謂忠臣之行必度其心之所安而後爲非以苟託於名義以自居而遂可也今夫毅之仕燕也所任者軍旅之事

耳惠王死而兵權奪毅雖留固無可為矣當伍子胥困
 屈楚鄭之郊飄搖江海之間結吳光于草野之際一旦
 攝吳國而乘之卒以君臣相倚報父仇而成君之名于
 天下其與吳相得如父子手足負雖烏集起事而其實
 與世胄同國休戚者等吾意闔廬之死也必以吳託之
 子胥子胥亦必慨然任而不辭子胥之心方以為受先
 君之恩寄社稷之重思盡其輔弼之任雖播棄而不忍
 自疏而不料夫差之終悞不悞遂泯絕其身而莫之復
 省也設令子胥于驟諫不用之時即引身去國人亦誰
 得而議之而樂毅之書至謂子胥不知主之不同量是

惜抱軒文集一

三

屬者哉
 翰林論
 為天子侍從之臣拾遺補闕其常任也天子雖明聖不
 謂無失人臣雖非大賢不謂當職而不陳君之失與其
 有失播諸天下而改之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
 傳諸朝廷而改之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
 翰林居天子左右為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于眾人見
 君之失而智不及辨與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與則
 不忠侍從者擇其忠且明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
 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益親益尊

惜抱軒文集一

四

其行固不免為天下之所譏而子胥終不肖以彼易此
 者蓋彼徒以求其心之慊然而無憾者夫豈以行事求
 自於衆多之口也哉或曰子胥之諫夫差其時季札與
 同立于朝季子親于吳而反不以諫死何耶蓋自諸樊
 戴吳欲以位傳季子而季子又以賢得民彼夫差者忌
 而遠之甚矣微子啟帝乙之長子也疑于紂而紂疏之
 故抱器適周而奉商祀微子季札之不諫知不可諫而
 以身存宗也伍員之諫恃夙昔之恩而冀君之一悟也
 而柳宗元乃從而非之以為非吳親屬諫死為過夫彼
 謂為親屬者固宜死也而微子季札之不死又豈非親

故責之益重今有人焉其于官也受其親與尊而辭其
 責之重將不蒙世譏乎官之失職也不亦久乎以宜蒙
 世譏者而上下皆謂其當然是以晏然而無可為安居
 而食其祿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
 革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
 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其為
 言官也奚以異入而面爭於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為
 諫也奚以異今也獨謂御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
 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是故君子求乎道細人求乎技
 君子之職以道細人之職以技使世之君子賦若相如

鄒枚善敘史事若太史公班固詩若李杜文若韓柳歐會蘇氏雖至工猶技也技之中固有道焉不若極忠諫爭爲道之大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若唐初之翰林者則若是可矣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然固有親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子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也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策而時書今之人不以爲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爲出位夫以盡職爲出位世孰行爲盡職者余竊有惑焉作翰林論

李斯論

惜抱軒文集一

五

蘇子瞻謂李斯以苟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于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苟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埽去三代先王仁政而

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尙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嘔蹙于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于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冥

惜抱軒文集一

六

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人囚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于囚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于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于人者也苟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于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于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

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應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為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賈生明申商論

太史公曰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宏用儒術顯世多疑之果若是則公孫宏賢於賈生邪宋儒者以為生上書謂懷憚之所非斤則斧以此待諸侯為申韓之意吾謂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入于罪而抗到之所以為安全也斤斧以取譬耳豈刑戮謂

惜抱軒文集一

七

哉此不足為生病然遂謂太史公為誣賈生則亦非也夫戰國以來百家竝興雖或純或駁或陋且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為用也顧用之何如耳冬必裘而夏必絺者時也齊甘苦酸辛醜而御之者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之時寬法孝直救李邕張裕其用意一出于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矣申商明君臣之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聖人作豈能廢其說哉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處烈風而進翳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

之無毒而使其毒不為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於法制故賈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於刻薄賈生之知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患不能用其長耳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於嬉戲疏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而鼂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肖者則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與邪妄者等爾賈生當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孺為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豈如公孫宏匡衡之流雖號為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

惜抱軒文集一

八

耳而適以文其姦說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詰爾戎兵方行天下召公芮伯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若以此言施之好武之主其害豈不更重於申商哉惟於成康之時則無以復易矣吾嘗謂觀人之真偽與書之真偽其道一而已世所謂古文尚書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彼以為使人誦其書莫可指摘者必以為聖賢之言如是其當於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理者也

晏子不受郟殿論

大夫相滅而相并者是篡殺其君之漸也齊晉之末載是已齊崔氏也亡而邑入乎慶慶氏也亡而邑入乎二

惠諸族其時大夫分邑子雅辭多受少子尾旣受而稍致諸公陳氏不取邑而取百車之木是三子者以爲賢於吞噬之甚者則可矣以其私家相取爲非人臣之道則一而已晏子將明言其不義乎得罪一國而不可爲也將從而受分乎違已之心而不忍出也邦無道危行言孫其處喪則託曰惟卿爲大夫其辭鄙殿則託曰畏失富晏子之心固亦苦矣夫晏子之賢無愧儒者世乃以孟子不欲比管晏及沮封孔子事疑其非賢是皆不然晏子蓋盛德而才差不足又直陳氏得政之日事景公庸主未嘗得君如管仲專也故其功烈非孟子王佐

惜抱軒文集一

九

之才之所希也然第曰管仲曾西所不爲不言晏子者重晏子之德也當孔子至齊以景公之庸懦豈遽能以季孟之間期以待鄰之一儒士哉此必晏子薦之故也及其不能用孔子此必晏子所痛而知其國之將亡不可救者夫何有反沮孔子事哉晏子以儉著春秋之後墨子之徒假其說以難儒者沮孔子封事墨者造之也故載于墨子非儒篇其言以儒者爲崇喪遂哀破產厚葬此墨者之陋說非龐纒斬以喪父盡禮者之言也諸侯裂地以封大夫此三晉田齊以後之事非孔子時國不過賜田邑之制也子長不能辨而載之世家雖大儒

如朱子亦誤信焉是以晏子爲世詭而不知其固非實也魯襄公十七年晏桓子卒平仲嗣立能爲喪禮又從平陰之役意其年必逾二十其後五十七年乃會夾谷計晏子必已喪矣晏子喪而後景公行事益悖而子長言會夾谷時有晏子吾益知世家言之多謬也

議兵

兵民分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復合者勢也今有人焉命其子弟入則挾策操管而學書出則量庾數權輕重度量短持算而營什一之利其子弟必無一能矣今君國子民者俛而使耕稼之農聽號令習擊刺舍田里安居

惜抱軒文集一

十

而履鋒鏑而輕死亡之難其病於衆庶而傷於國也亦明矣目不兩視耳不兩聽手左右畫則垂足跂立則先疲兵農兩爲戰則速敗而田野爲蕪萊國何賴此哉然古王者兵未始不出於農何也古之時征伐之事固少一旦戰而用其衆也至於萬人則爲多矣日行三十里而舍戰陳必以禮節焉擇素教之人而使進退止伐於疆場之交不啻爲揖讓俯仰於庭戶之內也夫何爲不可後世不然動以百萬之師決勝於呼吸之頃屠滅之慘川谷流血軍旅數動則上長齒槁馘於營幕之中當此之時士卒知戰鬥而已居則暴桀而與人若不同

類固不可使伏居井里而民苟非習於兵者亦不可使之復爲兵矣昔者湯之伐桀也民則曰舍我稽事湯至仁也以民爲兵不免於怨若後世之兵善撫循之或踴躍以從戎事豈將能賢於湯武哉兵與民分之故也昔者管仲用齊欲以兵服諸侯管仲知先王兵民爲一之制不可以決戰故參其國伍其鄙國中士之鄉十五五鄉爲一軍參其國故三軍以方行天下伍其鄙故野有五屬五屬皆農夫而已國則爲軍鄙則爲農雖不盡若唐宋以後之制而兵民之分自是始故齊之伯天下者兵習戰而農不勞是故管子天下才也謂兵不可擾農

惜抱軒文集一

士

亦不可盡一國而爲兵定以三萬人教以軍令使之足用是故兵必習戰農必習耕兵不習戰農不習耕雖多不如其寡已嗚呼後之爲兵者何異於管子也兵額多而不盡可戰又不欲養兵而逸之使之不習戰而習於百役自明以來運糧之丁其始兵也而卒不能持一梃以與怯夫爲鬥然以代民轉輸之苦尙有說也今之營伍有戰兵有守兵不習知戰守之事顧使之雜爲捕伺盜賊詰私販娼賭博之任無不與是直有司事耳使兵足任之而有司不能何以爲有司況兵藉是名而恐謁取財擾地方爲害者有之矣夫兵農惟不並兼也故

使之專於爲兵今之紛紛而呼於市而誰何於道路者夫豈非兼任也則又不若使爲農之爲愈也

惜抱軒文集一

士

考

郡縣考

周之制王所居曰國中分命大夫所居曰都鄙自國而外有曰家稍者矣曰邦縣者矣曰邦都者矣而統名之皆都鄙也鄭君云都之所居曰鄙殆非是宜曰鄙之所居曰都詩曰作都於向月令曰毋休於都然則都者鄙所居城之謂也見於詩書傳記凡齊魯衛鄭之國率同王朝都鄙之稱蓋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國近蠻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齊魯衛鄭名同於周而晉秦楚乃不

惜抱軒文集二

一

同於周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尙無郡名吾意郡之稱蓋始於秦晉以所得戎翟地遠使人守之爲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所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卽郡守之謂也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吾謂公子絳曰君實有郡縣言晉地屬秦異於秦之近縣則謂之曰郡縣亦非云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卿分范中行知氏之縣其縣與已故縣隔絕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遠地之體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

皆以得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用周制故也都鄙者王朝本名故晉秦楚雖爲縣而未嘗不可因周之稱而周必無郡之稱以郡者遠地之稱也秦之內史漢之三輔終不可名之郡況周畿內乎周書作雒篇乃有縣有四郡之語此非真西周之書周末誣僭之士爲之也

漢廬江九江二郡沿革考

自秦并六國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其後頗復增置然世欲考秦置分土之實不可得而詳矣其大要自巴蜀而下在江南地爲郡曰長沙鄱會稽江北地爲郡曰南郡九江東陽皆緣江以達海漢興以秦郡居地太廣稍

惜抱軒文集二

二

分置焉昔禹貢九江之水居秦九江郡南今安徽淮南地及湖廣之黃州府皆秦九江郡也項羽分王諸將分九江爲二國其北封九江王黥布都六共南封衡山王吳芮都邾秦時呼禹貢衡山曰湘山而名潛霍山曰衡山始皇帝二十八年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是也故芮爲衡山王約有今安慶廬州黃州地矣而九江之水乃在衡山之國漢滅項羽徙芮封於長沙以黥布爲淮南王王九江衡山及江南豫章廬江豫章廬江之在秦不知地何屬也及漢爲郡以隸淮南黥布滅以布四郡封淮南王長長死文帝復封其三子安爲淮南王蓋得

黥布九江王時故地勃為衡山王蓋得吳芮故地賜為
廬江王得豫章廬江夫廬江者其水出陵陽東南而西
北流經彭蠡以入於江至今猶命彭蠡之山為廬山云
故漢之郡國以是名之也廬江王賜既都江南地鄰越
吳楚反時賜使使與越交通吳楚滅景帝以衡山王勃
堅守不下吳楚內徙之為濟北王以褒勃而疑賜徙賜
王衡山收豫章廬江以斷通越焉其後伍被與淮南王
謀收衡山以擊廬江絕豫章之口思得江南以通越云
武帝元狩初淮南衡山既皆以謀反國除淮南為九江
郡分其西為六安國衡山國為衡山郡漢二郡之立自

惜抱軒文集二

三

是始始者劉賈王郢吳東陽三郡為荆王吳故會稽也
賈死以封吳王濞濞時吳郡復名會稽又易東陽曰廣
陵景帝罪楚王戊削東海郡又削吳會稽郡今史記作豫章
蓋傳吳楚以是反國除以吳廣陵為江都國頗予以江
南郡數縣故江都號為得郢郡而不得吳武帝元朔元
年江都國以推恩封易王子江南為丹陽侯湖孰侯秣
陵侯及元狩元鼎間國皆除然後武帝於江南建丹楊
郡其東合吳傅海為會稽郡其西南包彭蠡屈嶺為豫
章郡而郢吳廬江悉罷自秦於江南設郢會稽二郡至
漢嘗分為四五而卒為三郡焉於是江南遂無廬江名

矣其後改衡山郡曰廬江然後廬江之名遂移於江北
也太史公猶稱九江衡山為南楚褚先生始稱廬江郡
嘗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桓寬為廬江太守丞
然則衡山之為廬江其昭宣間乎及平帝元始間錄地
志者於廬江郡書曰廬江出陵陽云云此蓋沿武帝以
前廬江郡之舊說昭宣以後廬江之水不在廬江而在
豫章也九江廬江二郡始為九江衡山國時北界淮南
界大江東抵淞水西循安豐以南其形截然以方及漢
以邾屬江夏郡則西南缺焉史言衡山王賜當朝道過
淮南壽春荀賜因吳芮故都都邾則往長安不經壽春

惜抱軒文集二

四

賜都蓋處其東疑賜來王時漢削其邾自是郡無邾也
漢郡二國一其縣三十二 今州縣二十七
蓋得今舒城南桐城北及廬江西地左
舒傳杜注廬江舒縣西南有周邾又云廬
江南有舒城按廬江郡治舒而云南有
舒城者三國兵爭舊治已壞魏晉徙邾
治於舒縣之北又漢舒縣當孔道六朝
畏北兵移治隋地宋齊舒縣徙東南
即今廬江縣矣隋因之改縣與郡同名
唐又因之故章懷後漢書注云舒故城
在今廬江縣西以杜注章懷之言度之
漢舒治今舒城界內六朝之舒在今廬
江縣隋無舒唐開元後復置舒城
界當漢晉故城之地宋元明因之
居巢蓋得今集縣漢湖南地及合肥東南
無為州東北地當春秋之世此巢國
西為楚案章東廬吳楚蓋以漢湖為
界定二年相封楚師於豫章吳潛師
無為州屬廬州府蓋得漢居巢併襄安之
地

於果取道潛六以敗楚於豫洋處其時
東在今合肥界漢固古界果猶治淝湖
西南東漢為後國劉昭注引廣志云有
二大湖今果縣南金龜寺東有古廢城
其北即淝湖其南乃淝江台湖然則廣
志二湖蓋謂此也魏晉開鑿六朝於
其地僑置南郡隋合安縣置入義安
唐復披義安之北置果縣而其治乃古
秦早宋又分果縣西南無為鎮蓋
無為軍而其治乃古居東境矣

龍舒 蓋得今懷寧北桐城南地在傳注今懷寧桐城之間有大小龍山意古之龍
舒舒西南有龍舒東漢後國六朝縣舒舒境乎
臨湖 蓋得今廬江縣東地晉宋之世舒故
臨湖治廢移舒治於其東南今廬江縣也
意其縣界所得古舒地實
少而得臨湖地為多矣
零婁 蓋得今霍邱西南地決水出焉東漢
侯國晉以縣屬安豐郡水經注引
地道記云在安豐縣西南
宋以處蠻民屬邊城左郡

襄安 蓋得今無為州西南地

從陽 蓋得今桐城東南地東漢縣廢左傳
杜注廬江舒縣有鵝尾者按鵝尾在
今桐城東廬江舒縣地本不至江東
漢廢從陽併入舒舒地遂及江矣從陽
入舒則從陽水為舒舒口魏志載蜀漢吳
兵屯舒口欲救陳蘭是也東晉時晉
置從陽隋於此置同安縣屬同安郡治
唐廢郡同安縣屬舒州開元中移縣治
於山城至德二

尋陽 蓋得今湖廣之黃梅廣濟縣地吳立
斬春郡尋陽屬焉晉太康元年省斬
春郡以縣屬武昌二年還屬廬江惠帝
置尋陽郡治江北柴桑江北縣猶南在
也及晉南度江北之縣為置江南後晉
縣併入柴桑郡名在自是江南之尋
陽著而江北之
尋陽隱不聞矣

惜抱軒文集二

五

今無為州西南六十里有襄安鎮

桐城 蓋得舒南龍舒北併從陽地自隋同
桐安經李子通之亂郡縣毀壞唐徙都
治懷寧後同安徙治山城蓋在漢舒縣
桐城城矣故改名桐城而東鄉獨廣百
八十里者古從陽境也
今屬安慶府

黃梅 屬湖廣黃州府蓋得尋陽東地

廣濟 屬湖廣黃州府蓋得尋陽西地是二
廣濟縣在唐屬舒州元和郡縣志以蕪州
四縣蓋為漢蕪春地誤也漢縣雖大何
能方三四百里由不悟尋陽之不在江
北

霍山 屬六安州有霍縣地
蓋得今霍山縣地泚水出焉晉省入六
故杜元凱云潯在六縣西南南置霍山
縣屬廬江郡唐置霍山二縣屬壽州
州章懷後漢書注云潯故城今壽州霍
山縣宋省明
復置霍山縣

皖 蓋得今壽山縣及懷寧西地廬江郡末
治舒三國兵爭舒廢不處乃南治皖東
晉為晉熙郡之懷寧唐以懷寧
為舒州治宋寧宗時為安慶府治

湖陵邑 蓋得今太湖及望江西地漢縣有
蠻夷故或加邑漢志云北湖在南
蓋以今望江諸湖對江南之彭蠡湖名
北湖耳東漢省入皖東晉置新治縣宋
置太湖縣屬齊置大雷郡
隋以為望江太湖二縣

天湖 屬安慶府蓋得湖陵北地
望江 屬安慶府蓋得湖陵南皖縣西地
宿松 屬安慶府蓋得湖陵西壽陽東地

惜抱軒文集二

六

松茲 蓋得今英山及湖廣羅田地六安其
郡 王子霸侯國晉以縣屬涿州之安豐
郡

六安 以上十二縣屬廬江郡
蓋得今六安及鳳臺地如涇水首受淮
東北至壽春入於陂六安王國治東漢
為六安侯國魏晉六安縣宋齊舊置新
蔡郡唐置成唐縣宋復為六安縣又為
六安軍元
為六安州

霍邱 屬壽州雍正二年改屬潁州府蓋
得壽州北地
故其境最廣

安豐 蓋得今霍邱之西河南固始東地東
漢置融侯國水經淮水東過安豐縣
東北又決水北過安豐縣東與為安豐
郡治晉以郡屬豫州宋為邊城郡隋以
其地入
壽州

六安州 而據得六縣及博鄉西地

安風 蓋得今壽州之東北壽州之西地壽州之安豐塘正以宋於壽春地置安豐軍故耳其實此塘不近安豐乃在安風也

陽泉 蓋得今壽州之東南地梁於決水東陽泉古城置決口城後改為陽泉

壽春邑 蓋得今壽州鳳臺之北地水經注壽州德西安風東地淮以北乃漢下蔡地漢去邑揚州刺史治魏淮南郡晉改置曰壽陽隋唐曰壽州治周世宗克壽州以下蔡併屬壽州移治於淮北宋為壽春府亦在下蔡南宋復移淮南為安豐縣元屬安豐路明省縣及下蔡置壽州屬鳳陽府

妻迺 蓋得今合肥東巢縣西北地宋偽置汝陰慎縣於此隋唐因置慎縣屬廬州南宋避孝宗諱改梁縣明省入合肥

成德 蓋得今合肥西北地壽州東南地水經肥水出成德廣陽鄉西北過其縣西北入芍陂施水受肥從廣陽鄉入於湖

秦皇 蓋得今巢縣西晉省入遠道故杜元凱云秦皇在遠道東南今去巢縣西北二十里俗稱呼橋皇

陰陵 蓋得今懷遠西南地鳳臺東南地水經注淮水又北經廣邪山西南有陰陵故城後漢九江郡治濠水經其城西屬淮南又東至其城東北流入淮

葛淮 蓋得今懷遠西南地鳳臺東南地水經注淮水又北經廣邪山西南有陰陵故城後漢九江郡治濠水經其城西屬淮南又東至其城東北流入淮

惜抱軒文集二

七

壽州屬鳳陽府自淮以南得漢壽春及成德西安風東地淮以北乃漢下蔡地漢之九江沛郡以淮分界故也

屬廬州府此本漢秦皇蓋九江屬江正以淮湖為南北界耳唐因隋置安豐有湖北安皇地分其北置巢縣宋又分巢縣之南為無為軍於是巢縣治去居巢矣

歷陽 蓋得今和州地東漢以其地分屬江和州直隸得歷陽西地

當塗 蓋得今懷遠東南地東漢耿舍侯屬晉屬淮南郡安帝義熙間置馬頭郡齊曰荆山郡馬頭縣

鍾離 蓋得今臨淮西及鳳陽縣淮水南地屬晉屬淮南郡東晉置鍾離郡六朝皆徐州治本在淮南南梁昌義之守徐州淮水北漢沛郡夏邱地李吉甫謂實據淮州地使屬徐州的復使使東晉命因控王師而參不學昧於臨時之計是也及明為中京復建城於淮南故鳳陽縣淮二縣同城後乃移臨淮於其東五十里乾隆年復併於鳳陽

合肥 蓋得合肥前後方百里地漢城在今城北魏新城又在漢城西北三十里然則今城隋唐之址淮南江北城邑即墟其變多矣隋定淮南置廣縣邑地城人稱兼漢魏及明以梁縣之其廣備甚自南北交爭梁於此營置汝陰陳郡隋屬廣

惜抱軒文集二

八

定遠 屬鳳陽府得東城及曲陽南地

東城 蓋得今定遠南地故城在定遠東南五十里梁置定遠郡定遠縣隋以隴馬歸

博鄉 蓋得今六安東南地水經澗水出博鄉安縣注云漢之博鄉也又云泚水自澗東北逕博安澗水出焉按水經之泚水今六安之蔡河也

曲陽 蓋得今定遠東北及盱眙西地

建陽 蓋得今壽州地梁置頓邱及北魏置頓邱縣於此隋文帝流縣屬江都郡

全椒 蓋得今滁州市地梁置頓邱及北魏置頓邱縣於此隋文帝流縣屬江都郡

滁州 直隸州約得全椒地